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何典

第一回 五臟廟活鬼求兒 三家村死人出世

詞曰： 不會談天說地，不喜齷文嚼字。一味臭噴蛆，且向人前搗鬼。放屁，放屁，真正豈有此理！

右調《如夢令》

自從盤古皇手裡開天闢地以來，便分定了上中下三個太平世界。上界是玉皇大帝領著些天神天將，向那虛無縹緲之中，造下無數空中樓閣，住在裡頭；被孫行者大鬧之後，一向無事，且不必說他。中界便是今日大眾所住的花花世界，那些古往今來，忠孝節義，悲歡離合，以及奸詐盜偽，一切可喜、可驚、可笑、可恨之事，也說不盡許多。下界是閻羅王同著妖魔鬼怪所住。那閻羅王也不過是鬼做的，手下也有一班牛頭馬面，判官小鬼，相幫著築個酆都城，在陰山背後做了國都，住在裡頭稱孤道寡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這陰山乃下界第一名山，其大無外，其高無比。一面正臨著苦海，真個是上徹重霄，下臨無地。山腳根頭有一個大谷，四面峰巒圍繞，中間一望平陽，叫做鬼谷。谷中所住的野鬼，也有念書的，也有種田的，也有做手藝、做生意的。東一村，西一落，也不計其數。

其中單表一處，名曰三家村。村中有一財主，叫做活鬼。他祖上原是窮鬼出身。到活鬼手裡，發了橫財，做了暴發頭財主，造起三球院四球廳的古老宅基來，呼奴使婢，甚是受用。家婆雌鬼，是打狗灣陰間秀才形容鬼的姐姐。夫妻兩個，都已半中年紀，卻從未生育。

一日，因活鬼的散生日（原注：謂通常小生日。散字上讀。），雌鬼便端正幾樣小小菜，沽了一壺淡水白酒，要替老公慶陰壽。恰好形容鬼也到來拜壽，便大家團團一桌坐下，搬出菜來：一樣是血灌豬頭，一樣是鬥昏雞，一樣是醃腐雌狗卵；還有無洞蹲蟹、筆管裡煨鰻、振弗（編按：弗，吳語，「不」、「沒」之意。）殺鴨，大碗小盞，擺了一臺，歡呼暢飲。

正在吃得高興，活鬼道：「我們夫妻兩個，一錢弗使，兩錢弗用，吃辛吃苦，做下這點勞人家。如今年紀一把，兒女全無，倒要大呼小叫的吃甚壽酒，豈不是買鹹魚放生，死活弗得知的！」形容鬼便道：「雖說是要養好兒三十前，你們兩個尚不至七老八十，要兒子也養得及，愁他則甚？前日我們那裡來了一個新死亡人，他說閻間有什麼求子之法：倘然沒有兒子，只消到養神家道面前燒炷香，捨個數，便即生子，真是如應如響的。姐夫何不去試它一試？」

活鬼道：「那裡有這話？神道豈是替人養兒子的？」雌鬼道：「莫道無神卻有神。既有這個老法則，我們去試試也不落脫啥官銜。倘得一男半女，也不枉為鬼一世。」活鬼道：「試試誠然不妨。但到那裡去求好？」形容鬼道：「我聞得孟婆莊那裡有座五臟廟，廟裡有個天尊，極是有靈有聖。姐夫要求，須到那裡纔是。」活鬼道：「這裡到孟婆莊，路程遙遠的，那裡便當？」形容鬼道：「路程雖遠，都是水路。坐在船裡，與遊春白相一般，有甚不便當？」活鬼道：「既是這般說，老舅可一同去走走，覺得熱鬧些。」形容鬼道：「且待你逢好日子出門時，我來奉陪不遲。」活鬼道：「揀日不如撞日，就是明日便了。」形容鬼道：「這也極通。只是明日就要起身，今日須當預先端正；省得臨時上轎馬撒尿，手忙腳亂的。我也要回家說聲，方好回去。」活鬼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一面說，又吃了幾鍾罰酒，用過矮麵，形容鬼作別回去。

活鬼便到鬼店裡買了些香燭之類，又叫了一隻兩來船回來，千端百整。到了次日，活鬼便叫鬼四先將行李搬在船上，一面端整早飯。湊巧形容鬼也到了，便大家吃飽了清水白米飯，喊鬼四跟了，一同來到船頭（編按：依據原注修改為「一同來到船頭」。

）。形容鬼伸著後腳，跨上船去，只見那只船直泅轉來，幾乎做了踏沈船，連忙拔起腳道：「姐夫，怎麼叫這只船？如此泅法！」活鬼笑道：「虧你做了陰間秀才，難道連孟子的說話都忘記了！」形容鬼道：「有甚說話，我卻不記得。」活鬼道：「《孟子》上說的：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一隻兩來船，你用了大腳力踏上去，叫他怎麼不光？」形容鬼也笑道：「我雖做了秀才，那些『四書』『五經』，都已嘔還先生，那裡還有記得？」

兩個說說笑笑，上了船，艄公便把船撐開，搖著乾櫓，慢慢的一路行去。活鬼道：「這裡到孟婆莊有許多路，若這般初一一棹，初二一棹的，幾時纔到！為甚不使起篷來？」艄公道：「使篷須看風色。如今尚在陰溝裡，七彎八曲的，一路風頭弗順，怎麼使法？相公既然要緊，待我們夥計上去背起水纖來，就快了。直等到了奈河裡，纔好使篷。」活鬼道：「既如此，快上去背。」

艄公便把船停住。船上夥計注（編按：船頭有拴樁，樁上有孔，纖繩從孔中穿過，如“注”。）好纖繩，跳上乾岸。活鬼便教鬼四替他撐一撐。鬼四拿起撐篙，用盡平生之力，望岸上一撐；不道趁水推落，船便望著對岸直擱轉去。艄公道：「你這小弟弟，真是個笨賊！又弗是撐弗開的船頭，何消用這諸氣力。你可坐下，如今不用撐了。」

鬼四便放下篙子，蹺起半卵子，坐在船頭上，一路看那岸上過路人鑽鑽。到得陰溝口頭，只見經岸旁邊，蹲著一隻憤氣癩團，抬頭望著天上一群天鵝，正在那裡想吃天鵝肉，看見他們船過，便望清河水裡一跳，卻被一條倒拔蛇銜住不放。鬼四忙拿起洗尿拖紛（原注：拖紛，即拖把。拖地時是前後運動，褻語。），卻待打去。活鬼道：「蛇自過，犬自行，你去打他則甚？」喝聲未絕，鬼四已將拖紛打下。恰正打蛇打在七寸裡，早已命盡禿絕，浮在水面上。癩團也遂風逐浪去了。

船已出了陰溝，到了奈河裡，湊巧遇著極順的鬼陣頭風。但見來往船隻，也有隨風轉舵的，也有趁水推船的，盡在那裡顛簸掉搶。活鬼大喜，忙教艄公也快使起篷來。艄公便把十二葉篷扯足了，那只船便雲飛射箭一般，望前行去。

形容鬼道：「姐夫悶了幾時，如今這樣順風順水，難道還不開心？」兩個說說笑笑，正在高興，只見艄公手忙腳亂的落下篷來，活鬼道：「難得這樣兜風順風，怎麼就要落他？」艄公道：「前面奈河橋來了。」活鬼向前一望，只見那橋還遠遠的，看去不甚分明，便道：「橋還遠著多哩，怎就這般要緊？」艄公道：「我們行船的老秘訣，須要遠橋三裡就落篷，方能船到橋，直苗苗。」活鬼無奈，只得由他落下，仍把乾櫓搖著。

看看來到橋邊，只見一個老鬼，頸上掛串數珠（編按：數珠，即佛珠。），腰裡束條黃布，雙手捧了卵子，跨著大步，慢慢的跑過橋去。活鬼笑道：「你看這老鬼，怎不把緊橋攔杆，倒捧好了個張（編按：個張，吳語，「那只」、「這只」之意。）騷硬卵？難道怕人敲了去不成？」艄公道：「相公們不知，近來奈河橋上出了一個屁精，專好把人的卵當笛吹。遇有過橋的善人老卵常拖（編按：常拖，即垂著。），他便鑽出來驀卵浮一戴（編按：驀卵浮一戴，突然朝男性生殖器一咬。一戴，吳語，「張口一咬」之意。），把卵敲住不放，多有被他敲落的。饒是這等捧好，還常常敲卵弗著敲了浮去。所以那些奈河橋上善人，都是這般捧卵子過橋的。」形容鬼道：「真是山山出老虎，處處出強人。我們打狗灣裡，近日也出了一件怪物，叫做什麼蚰蟪哥（編按：蚰蟪哥，即蚯蚓。），有時伸長淌腳，輓在路頭路腦。倘然路上行人看了野眼，不小心踏著了他，便兩頭一齊蹺起，吹出一口斜氣來，把人呵得卵浮大如腿，連走路都是不便當的。」說話之間，不覺船已過橋，仍舊扯足滿篷，望前行去。

到了孟婆莊上，艄公把船歇定。兩個上了岸，鬼四拿著香籃，一路去尋那五臟廟。不題。

且說那孟婆莊當初不過一個小小村落，甚是荒涼。自從孟婆開了茶館，那些閒神野鬼，都來吃清茶玩耍，登時熱鬧起來。這些左鄰右舍，見瞭解情況眼熟不過，也不顧開店容易守店難，大家想吃起生意飯來：也有開鬼酒店的，也有開鬼豆腐店的，也有開鬼南貨店的，漸漸的只管多起來。這家起屋，那家造房，日積月累，不覺成了個大鬼市。真個是鬼煙湊集，鬧熱不過的。

這裡活鬼同著形容鬼一路行來，到了孟婆茶館門首，看他門面上掛個回報招牌，寫著「來攝館」（編按：來攝，吳語，「很行」、「很好」、「很能幹」之意。）三個白字。那些吃茶的清趣朋友，蛇頭接尾巴的前門進，後門出，幾乎連階沿磚都踏爛易了。形容鬼道：「出名的孟婆湯，從不曾吃著滋味。我們難得到此，不可錯過，進去吃他一碗嘗新。」

三個走進店堂裡，揀個好座場，爬臺擱腳的坐定。走堂的看見，便端泡了三碗孟婆湯，放在桌上，問道：「客人可用小點心麼？」形容瓜道：「有什麼好點心？也用得著些。」走堂道：「這裡有丟頭蒸卷，瀝乾團子，酥迷糖，擦迷露做餅，都是出名的。」活鬼道：「我倒還要去燒香捨數，有素的纔好。」走堂道：「迷露餅、酥迷糖俱是素的。」活鬼道：「酥迷糖是要饞唾去拌的，反弄得饞唾拌乾，倒是餅罷了。」走堂去頂了一泛供餅來，擺在面前。三個狼餐虎咽吃了一陣，會過茶錢，起身問道：「這裡有五臟廟在那裡？」走堂把手指著道：「你們跨出大門，一直望前跑去，碰鼻頭轉彎，到了市梢頭。就看得見了。」

兩個依言走去，到了廟前，只見兩扇廟門半開半掩，聞（原注：讀如「希」，謂露出一線，「隙」字之音轉。）著一條夾縫。形容鬼便踏上階沿去，推開廟門，看是甚麼神道。只見中間塑著個鑿糟彌陀佛，落開那張頭死嘴，凸出了寬急肚皮，眉花眼笑的坐在上面；兩旁塑著四個杉木金剛。轉入後面，來到大殿上，但見中間塑著三尊拜靈的泥菩薩：當中是窮極無量天尊，張開一雙無眉眼，落開一個黃牙牀，露出那個大喉嚨，喉嚨裡伸出一隻手來，左手捏著入門訣，右手攏個送死拳頭；上首是逍遙快樂天尊，緋紅一個狗獾面孔，兩隻軟耳朵，頤下七五根鬚孔注牙鬚；下首是苦惱天尊，信准那個冷粥面孔，兩道火燒眉毛上打著幾個捉狗結，一個綠香鼻頭，鼻頭管裡打個樁子。東邊掛一口木鐘，西邊架一面邊鼓。側首坐著幾個歪嘴和尚，把棒槌敲著木魚，正在那裡念那來和《金剛經》；看見他們人來，曉得是燒香的，慌忙起身相迎。一個向鬼手裡接了香籃，取出那對倒澆蠟燭來點著，又把斷頭香燒在爐裡；一面撞起木鐘，打著邊鼓，伺候拜佛。活鬼朝上跪下，通陳了心事，磕了一個響頭，方纔起來與和尚施禮。

說了幾句死話，正要坐地，形容鬼道：「好佛在後殿，我們再到後面去看看。」和尚便陪了他們，來到後面。看時，卻正是那新修的五臟殿，當中坐個癩嘴那謨（原注：那謨，即南無。）佛，兩旁排列著十八尊木羅漢。活鬼忙磕下頭去。形容鬼道：「姐夫果然一念誠心，見了大佛磕磕拜。」活鬼道：「既到這裡，豈可揀佛燒香。」形容鬼等他拜完了，便道：「姐夫可要數數羅漢去？」活鬼道：「怎麼數法？」形容鬼道：「挨順了逐尊數去，數著好的便好，數著歹的就歹。」活鬼道：「你先數。」形容鬼便逐一數去，恰數著了鴨蛋頭菩薩。活鬼也照樣數去，卻是大耳朵菩薩。和尚道：「兩位相公真是有福氣，數著的都是好菩薩。」鬼便道：「待我也來數數，看是什麼菩薩。」一路數去，只見那尊神道鬼眉鬼眼，甚覺難看，便問道：「這可是救命王菩薩麼？」和尚道：「不是，這叫做摩化儼煞神君！」

正在說笑，形容鬼忽覺一陣肚腸痛，放出一個熱屁來，連忙捂住屁股道：「撒屁常防屎出。這裡可有應急屎坑的麼？」和尚把手指著道：「相公從這條肉弄堂裡進去，抄過了弄堂便是。」形容鬼依言走去，果有一隻牢墳坑，上面鋪著石屎坑板。一群臭老鼠，簇在坑缸板上偷屎吃，看見形容鬼到來，一闕走散。形容鬼恐怕爬坑缸板上，做了一個大勢頭跨上板去。往下一看，坑裡都是夾弗斷屎連頭，無萬大千的大頭蛆在內擁來擁去。形容鬼也不管三七廿一，撩開尖屁股，顯出那個無框襠的碗大屎孔，蹲在上面，一連放了十七八個臀後屁，隨後屙出一大堆軟屎來，幾乎連那條蔥管肚腸都屙落了！

出空了肚皮起來，束好褲腰子，正要走動，忽聞坑裡有嗚啞之聲；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隻落坑狗，在裡頭嚼蛆。形容鬼見旁邊豎著根青竹頭，便拿起來望狗身上戳去，那只狗看見，便啞的一聲，噴出一口臭蛆來。形容鬼大怒，把青竹頭帶戳帶搯的掏了一陣，攪得希臭膨天。那只狗打急了，便湧身上跳將起來。形容鬼恐被搥累，忙把身讓開，被他投穿屎坑門逃了去，遂把竹頭放下，走到五臟殿裡。

活鬼正與和尚坐在懶凳上說話，看見形容鬼走到，便向身邊挖出肉裡錢來，送與和尚做香儀。和尚也向佛面上刮了些金子，送與活鬼道：「相公拿回去，倘有小舍人急驚風撞著了慢郎中，來不及，泡湯吃了就好的。」活鬼接在手中，千謝萬話的辭別起身。和尚直送出了山門，方纔進去。兩個一路回來，到得船上，已經有天無日頭哉，連忙扳轉船頭就搖。誰知這陣鬼陣頭風還沒有住，一路都是頂頭大逆風，搖了幾日方能到得三家村裡。兩個起岸回家；艍公隨同鬼搬了行李起來，算清船錢去了。活鬼自與雌鬼說了一回燒香的話，形容鬼也辭別回去，不題。

可煞作怪，是夜，雌鬼便捏鼻頭做起夢來。夢見一家神道，領著一個行當（編按：行當，即「穿著整齊」之意。）小夥子，走進房中，對著雌鬼道：「感汝夫妻求子虔誠，今特賜汝一子，乃陽間白面書生下降，將來後福非凡。汝可用心保護。」只見那小夥子走至牀前，揭開雌鬼被頭，朝著雌鬼膀膊裡亂鑽。雌鬼著急，忙把手去推，那裡推得住；已被他鑽入肚裡去了。嚇出一身冷汗醒來，告訴活鬼。活鬼道：「既是天尊顯聖，將來生子是十拿十穩的了。但不知這尊神道是甚麼模樣的。」雌鬼道：「我也看不仔細，只見他眉毛打得結著。」活鬼道：「不消說，這是苦惱天尊了。」

從此雌鬼便懷著鬼胎。到得十月滿足，生下一個小鬼來。夫妻大喜，如獲至寶。形容鬼曉得生了外甥，又是他攏撥去求來的，如何不喜。便即買了一對昏頭雞，一塊攪腿肉，幾條放生鹹魚，一盤切只箍賣鴨蛋，教個毛頭挑了，自己戴了高帽子，穿件萬年衣，來到姐夫家。正值活鬼在家裡燒三朝，就唱個扁喏，道了喜。坐了一回，隨到房中來問姐姐的安。雌鬼道：「兄弟來得正好。你是讀書人，可替外甥題個鬼名。」形容鬼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就叫做活死人何如？」活鬼大喜道：「極好！正是這等便了。」

只見鬼走來說道：「吃三朝酒的太平客人都請到了。」活鬼便與形容鬼出來接人待物；一面就擺出酒來，大家坐下。正是酒落歡腸，猜拳豁指頭的吃一陣。

內中一個對門鄉鄰，叫做扛喪鬼，問道：「前日聞得活大哥曾到五臟廟去求子，因此得了令郎；不知那裡學來這個妙法？卻是怎樣求的？乞指示一二，也讓我們見識見識。」活鬼道：「我本也不知就裡，是個新死亡人說起，陽間有此法，因此亦去試試；也不過燒炷香，許個願罷了，不料果有靈驗。」

又一個隔壁鄉鄰，叫做六事鬼，便接口道：「許了甚麼願，就這等感應的快？」活鬼道：「那時也不曾殼賬（原注：猶言預備，疑是「估著」或「估賬」之音轉。這裡指預料、預到。）這般靈驗，不過趁嘴造了幾句道：『倘然生了兒子，便把天尊來家做家堂菩薩，就在三家村裡起座鬼廟來供養。』說便這般說，只是太許大了，一歇晨光（編按：一歇晨光，吳語，「短短時間」之意。）還弗起。料想口說無憑，天尊也不計較的。」扛喪鬼道：「這使不得！老話頭：甯許人，莫許神。既然許出了口，也是縮弗轉的，難道好拔短梯（編按：拔短梯，即「過河拆橋」之意。）不成？將來怎好再見天尊面！你橫豎銅錢堆出大門外，也不必像孟婆莊那裡造這大廟，正叫鄉下獅子鄉下跳，將就起只三進四院堂的小廟來供養著，就是了。」活鬼道：「諸事也還容易，只是尋那塊屋基地，又要好風水，又要無礙礙，卻倒千難萬難。」扛喪鬼道：「村西頭那片勢利場，青草沒人頭的精空在那裡，何不就在上面？大家燒香便當，豈不好麼？」六事鬼不覺拍手拍腳大笑起來，道：「極通極通！活大哥快些起起廟來，我們都來燒香。」活鬼道：「忙不在一時。且待小兒滿了月，那時揀個吉日良時動手不遲。」眾鬼俱道：「說得是。」遂都起身謝別回去。

活鬼送眾鬼出門，回來告訴雌鬼，雌鬼也甚是歡喜。

日子易過，不覺已是滿月。隨又齋了別過老壽星，抱出活死人來，剃頭人便把他兜頭一杓冷水，拿起缸片來就剃。真是冷水剃得頭髮落，頃刻剃了光光頭。又做下許多椿柄糰糰（編按：椿柄糰糰，人死後入殮前供設的祭品，因像男性生殖器，也指男性小兒。）各處蟠藤親眷（編按：蟠藤親眷，吳語，指「關係非常疏遠的親戚」。）都送過了。然後揀個好日，端正木石磚瓦，到勢利場上來起造鬼廟。不題。

只因這只廟一起，有分教：非惟賠飯折工夫，還要擔錢買憔悴；要知究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纏夾二先生曰：無官一身輕，有兒萬事足夠。活鬼既做了財主家邊，豈不望養兒侍老。無如力不從心，只好付之天命。一旦得新死亡人傳聞之言，方知天底世下，除了死法，更有活法。於是不顧路程遙遠，乘船駕櫓，一念誠心，燒香捨數。雖不免閒時不燒香，急來抱佛腳之誚，然早已感動神明，夢中送子；首遂能懷著鬼胎，生出小鬼。將來靠老終身，傳宗接代，不怕無鬼頂扛。豈非

神聖有靈，佛天保佑乎？雌鬼云：「莫道無神卻有神。」誠然哉。